



上为海伦·托马斯。右侧为她与历届美国总统在一起的场景。

女性文字记者。她是总统电视新闻发布会上最易识别的脸孔之一。

托马斯在2000年离开合众国际社，进入赫斯特新闻集团成为一名专栏作家。

她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她的前排座位。通常情况是只有主要新闻机构的记者才能坐在那里。但来势汹汹的托马斯，保住了这个位置。因为没有人能想象让她坐到后面将会怎样。这是她生命中的又一个“第一”——专栏作家享有白宫发布厅的前排位置。她的同事注意到她发出了更加尖锐和固执己见的质问声。

但她总是让总统过得不那么舒坦。《华盛顿邮报》的记者斯科特·威尔森说托马斯与奥巴马相处得不太好。“她总有办法让行政部门承担责任，尤其在中东问题上。她的问题是中东哪些国家藏有核武器？”他说，“他们并不认真对待她的问题。”托马斯需要的只是一个答案。

两周前，她再次用“奥巴马战争”挑战了总统。她问：“你准备什么时候从阿富汗撤军？你为什么要让杀戮和死亡继续？不要告诉我们这是布什

主义——我们不去，别人就去。”

她还是如此坦白的表达观点，她把最近发生的以色列攻击加沙船队称为“深思熟虑后的屠杀和国际犯罪”。《纽约时报》对她的评价是：有两种采访总统的方法，一种是普通的白宫记者方式，一种是海伦·托马斯的方式。

但是一种更为折中的观点是，托马斯是白宫记者团中勇敢的声音。

白宫记者偶尔会生她的气，但他们尊敬她，把她的缺点归因为年纪大了。她越来越脆弱了，其他记者会搀扶她走路，有时她打瞌睡。她在发布厅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了。

也许她失言的最好证据是她不知道说出“以色列人应从巴勒斯坦滚出去，回到原居住的德国、波兰”的后果。也许她黎巴嫩后裔的出身可以解释她的行为，但是她对抗议的浪潮不应该感到惊讶。

托马斯的朋友唐纳森说他不会为她辩护，因为这就是一些人对阿拉伯世界的真实想法。他称托马斯为“女性先锋”。他说，“没有人能够代替海伦·托马斯。”

美国白宫媒体事务秘书吉布斯说，她的言论“无礼、应该谴



责”。马里兰州一所中学取消了请她担任毕业典礼主演讲人的邀请，校长说，“毕业典礼不是发表分裂言论的场所。”

托马斯在个人网站对自己的言论深表后悔，但她强调：“这些并不能反应我对中东和平终将实现的坚定信念。当所有各方都认识到必须互相尊重和容忍，中东将实现和平。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。”

(摘自经济观察网)

小众媒体崛起 与大众媒体新定位

张立伟



相对。

参众不同于受众，他/她究竟“参”了些什么？

一是个性化诉求，二是圈子化交流，三是愉悦性体验。玩新媒体就是爽！这爽有几层来源，自由表达爽，知音交流爽，找到适合自己才能的技术方式，也爽。莱文森说得好：“人们有多种才能，但其才能分布不均。”思路不清晰的人写不好博客，但如果他嗓音完美，就适合制作播客。另一人的编辑能力也许胜过写作，就适合编辑维基。还有人擅长短文而非长篇大论，那就写推特。几种爽交织渗透，有内容、有形式、有技术征服、有社交乐趣，这愉悦性体验就是即时报偿，使新媒体有股特殊的“粘性”。

但“爽”是极其个人化的体验，假如当天情侣吵架、或者肚子疼……本来爽的也不爽。不爽就想骂人，骂人也爽！因为咒骂有解脱功能，踢痛脚趾，骂声“该死”就轻松些。网上那么多骂战，不一定是价值观的差异，可能就是肚子疼……骂声激起骂声，骂凶了，原有圈子可能分裂。用户因价值观或爽不爽而不断裂变，圈子也越来越多。

小众圈子越分越小，与大众媒体南辕北辙。你别光看新媒体的庞大用户就称为“大众”媒体，要细看其用户分解为无数的小众。

二、包容：小众媒体的弱项

“小众”是认识新媒体的关键。传统媒体是大众媒体，新媒体是小众媒体。小众媒体崛起是世界新闻史400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大众媒体要重新定位为包容—聚众媒体。

一、参众决定的小众媒体

新老媒体区别何在？美国学者丹·吉摩尔一针见血：“此前被称为受众的人们现在成为参众(participants)”，那是一种不同的关系了。这是范东升先生的译文。吉氏要言不烦，范译好在将“参众”与“受众”